

烽火戏诸侯  
FENGHUO  
XIZHOU  
WORKS 著

# 雪中悍刀行

XUEZHONG  
HANDAOXING

14 杯中起涟漪

**妖刀 烽火戏诸侯 鬼斧神工  
开创奇幻武侠新世界!**

一杆长枪无敌于世，黄沙地截杀北莽三刺客的半步武圣徐偃兵，  
广陵水战一战成名，身怀韬略只身赴凉拜将的西楚名将寇江淮，  
守得心中莲花尽落，小烂陀山赠送徐凤年莫大佛缘的鸡汤和尚……

**魔窟草包世子横空逆袭，一刀将江湖捅了个透!**

[ 奇异人物，奇幻场景，颠覆传统，荡气回肠! ]  
[ 组成不一样的鲜活历史，不一样的瑰丽江湖! ]

**天蚕土豆，猫腻，月关，方想重磅推荐!**

烽火戏诸侯著

# 雪中悍刀行

XUEZHONG  
HANDAOXING

14杯中起涟漪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雪中悍刀行. 14, 杯中起涟漪/烽火戏诸侯著. —  
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6

ISBN 978-7-5399-9643-1

I. ①雪… II. ①烽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11300号

书 名 雪中悍刀行14杯中起涟漪  
作 者 烽火戏诸侯  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 
选题策划 李文峰 风染白 梁 朕  
责任编辑 姚 丽  
文字编辑 风染白  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 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  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  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  
字 数 250千字  
印 张 18  
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,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 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9643-1  
定 价 35.00元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**第一章 翰林院群英荟萃，长庚城主臣密会 1**

皇甫杵缓缓起身，犹豫了一下，轻声  
道：“王爷，下官说句大逆不道的真心话，  
你不能死，你死了，皇甫杵这辈子都做不成  
北凉的顾剑棠。”

**第二章 帅帐内莽军议政，葫芦口战火初起 15**

“要死，不要死在一个土地贫瘠疆域狭  
小的北凉，要去死在富饶的中原，去死在太  
安城下，去死在南海之滨！”

**第三章 徐凤年密会暗棋，徐偃兵截杀三子 26**

那袭白衣，如一只不愿破茧而出的纤弱  
白蝶，怯生生躲在茧中看着外面的世界。

世上再无那女子独处时，摘下面纱，一  
年又一年，一世又一世，对镜却看他。

**第四章 北莽军兵临城下，卧弓城死尽死绝 50**

先锋大将的一名亲兵站在高高的城头  
上，吹响战场上最后一声号角。

不分敌我，卧弓城内外，有将近两万死  
人注定听不见这声响了。

**第五章 都护府筹划御敌，郁鸾刀大破莽骑 67**

六千骑怀必死之心赶赴葫芦口外。

他们不仅要斩断北莽南朝至葫芦口间那  
条浩浩荡荡的补给线，还要将其彻底打烂！

**第六章 凉莽军短兵相接，镇灵歌悠悠唱响 82**

樊小柴侧过脑袋，抬起头，不让人看见  
她的眼眶。

爷爷，爹，你们输给这样的徐家铁骑，  
不丢人。

**第七章 宋韶儿脑生反骨，太平令无功而返 96**

不管宋韶儿怎么磕头怎么求饶，徐凤年早已远去。

宋韶儿眼角余光看到洪骠的那双脚，在他死前，猛然抬起头，怒吼道：“徐凤年，好歹让老子死在你手上！”

**第八章 四国士联手造局，徐凤年评点风流 120**

他轻声道：“下一次出现在太安城外，我会告诉天下人，大楚当年没有什么红颜祸水。”

这一日，大官子曹长卿的儒圣境界，由王道入霸道。

**第九章 徐凤年重返碧山，新武评宗师出炉 144**

徐凤年和余地龙陆续上马，徐凤年皮笑肉不笑道：“余地龙，去，揍你师弟一顿。”

余地龙左手握着右手拳头，狠狠揉了揉，一脸“杀机”。然后这个孩子问道：“师父，啥理由啊？”

**第十章 敦煌城郡主临世，青鹿洞书声琅琅 163**

她蹲下身，抱住那个孩子，大人的脸颊贴着孩子的脸颊。

她柔声道：“徐念凉，我的小地瓜，长大以后，一定要去找你爹哦。”

**第十一章 怀阳关诸将议事，广陵道西楚告捷 181**

师父笑言，这种让世间男子捶胸顿足的光景，大概只有很多年前李淳罡青衫仗剑走江湖时，才有过。

如今啊，江南美娇娘，几人不思徐？

**第十二章 寇江淮秘密赴凉，北凉王新得将才 205**

褚禄山站在原地，喃喃自语道：“是怕我褚禄山有一天真把三百斤肉丢在沙场上，才答应寇江淮留下来吗？”

**第十三章 陵州城两王密会，广陵江松涛战死 223**

这一天，无用和尚战死于广陵江上。  
这一日，海水倒灌广陵江。

**第十四章 徐凤年远赴西域，鸡汤僧善赐佛缘 256**

老僧闭上眼，安详圆寂，临终言：“善哉。”

刹那之间，天地间零零落落的气运蜂拥汇聚而起，如挂条条大虹，又如天开莲花，同时涌入那只手上钵。



## 第一章

### 翰林院群英荟萃， 长庚城主臣密会

皇甫枰缓缓起身，犹豫了一下，轻声道：『王爷，下官说句大逆不道的真心话，你不能死，你死了，皇甫枰这辈子都做不成北凉的顾剑棠。』

离阳新帝登基后重视文治，尤重翰林，对后者的厚爱，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首先将赵家瓮那边的衙址内迁至武英殿、保和殿之间的中线右侧，然后下诏以后翰林院掌院学士与礼部共同主持科举，钦定为本朝惯例，于是“日后非翰林不得入阁”的说法，在京城尘嚣四起。

今日大办乔迁之喜的翰林院内可谓群英荟萃，好一副琳琅满目的盛世景象！发迹于此地的礼部侍郎晋兰亭，在翰林院任职的祥符元年新科状元郎李吉甫，既是探花郎更是弈坛新秀的吴从先，因功从地方上升迁入翰林院的宋家雏凤宋恪礼，洞渊阁大学士之子严池集，已是离阳正三品高官的门下省左散骑常侍陈望，曾任国子监右祭酒的孙寅。在这拨年纪最长者也不过而立之年的青年俊彦会聚一堂之前，其实有许多跟翰林院有渊源的重臣公卿都已陆续散去。例如中书省一二把手齐阳龙、赵右龄，公认老翰林出身的坦坦翁桓温，执掌翰林院十多年新近入主吏部天官的殷茂春，有夏官称号的兵部尚书棠溪剑仙卢白颌。或独身而至，或联袂而来，真真正正是让这座崭新的翰林院蓬荜生辉，沾足了官气贵气和雅味仙味。

此时在开春时分的幽静庭院内，在一株枝头泛起嫩黄小如枣花的青桐树下，所有人都在欣赏一局棋，对弈之人却都不是什么棋侍诏国手，甚至都不是在京城连败三位国手而声名鹊起的吴从先，而是两个朝野上下都感到面生的人物，两者年龄悬殊得厉害。一张石桌四张石凳，桌上搁了一张“老味弥佳”的黄花梨棋盘，左右对峙的黑白棋盒分装白黑棋子，石凳上放有锦绣垫，下棋两人当然是坐着手谈，但剩余两只凳子，坐着的人物可就是世间荣贵的顶点了——当今天子赵篆、皇后严东吴。

在棋局上一争高低的对手，除了被皇帝陛下昵称为“小书柜”的俊秀少年，还有个至今仍是白丁身份的离阳百姓。此人正是广陵道祥州人氏范长后，与吴从先并称为“先后双九”，在以往对战中范长后又技高一筹，故而在天下弈林也有“范十段”的美誉。同时因为范长后擅画枯石、野梅、冬竹三物，其中以野梅最佳，傲骨高洁，如今太安城已经有范长后“一树独先天下春”的说法，其画作在京城官场可谓一尺千金且有价无市。在探花吴从先成名之前，藏在深闺人未识的范长后被天子特召入京。之所以有这份旨意，缘于真实身份是钦天监监正的小书柜，在皇帝授意下与吴从先一口气下了六局棋，三慢三快，吴从先都输得干脆利落，那么号称当今棋坛第一人的范长

后就自然而然进入了皇帝的视线。皇帝陛下亲自定下的这局棋彩头可不小，若是范长后赢了，那么就可以直接留在翰林院担任黄门郎。如今的翰林院已是天下读书人当之无愧的龙阁，观棋众人都是离阳王朝最聪明的那一小撮人。其实心知肚明，范长后在棋盘上的输赢并不重要，能够入了帝眼，范十段早已赢在棋外了。

小书柜虽然天资卓绝但终究孩子心性，坐没有个坐相，歪着身子，一手托腮帮，一手落子如飞，几乎是在范长后落子时就敲子在盘。反观衣衫素朴的范长后，在世外高人的风度一事上无形中就落了下风，但这种位于下风的劣势，只是针对钦天监监正的古怪而言，事实上范长后静心凝神正襟危坐，不论从棋盒中缓缓捡取棋子的“动”，还是长考时的拈子“不动”，都极富宗师风采。对于小书柜棋盘内外都咄咄逼人的攻势，范十段的应对不急不缓，两人开局二十余手暂时还看不出得失端倪。连同皇帝赵篆在内，能够站在一旁观棋的人物，不说棋力极高的吴从先，就算从未跟人有过对弈的陈望，眼力肯定都不差，甚至昔年有“北凉女学士”之称的皇后严东吴也看得目不转睛，颇为专注。

严池集就站在这位母仪天下的姐姐身后。那趟观政边陲，只有他半途而废，跟由蓟北入辽西的兵部大队分道扬镳，独自返回京城。此事让严池集在士林的声望受损，不过有当朝国舅爷这张天大的护身符，至今没有人敢跳出来说道三道四。严池集看着棋盘上的钩心斗角，悄悄抬起头望着那棵枝头绿意报春喜的老梧桐，浮现出满脸疲惫。如果说凉州之行让他和孔武痴大失所望，那么蓟北之行就是让严池集感到愤怒了。蓟北防线，自韩家起就是中原抵御北莽的兵家重地，虽然离阳更重视两辽，但能够在蓟北手握兵权的武将，无一不是由兵部精心筛选被朝廷寄予厚望的人选，可严池集在蓟州北关看到了什么？是未战先退，主动收缩防线！面对他的斥责，几位边防大将都含糊其词，而在北凉道挑三拣四的高亭树则出奇沉默起来，显然是收到了某些京城人士的授意。严池集收回视线，冷冷望向身侧不远处的晋三郎，后者也敏锐察觉到年轻国舅爷的不善眼光，只是报以一张无可挑剔的温雅笑脸。严池集与他对视，突然，严池集感到袖子被拉扯了一下，低下头，看见姐姐指着棋盘一处柔声笑道：“小监正好像下了一手妙棋，你看对不对？”

那孩子听到皇后娘娘的夸奖，抬头咧嘴灿烂一笑。

严池集轻轻叹息，不再与侍郎大人针锋相对，转而观战棋局。

范长后的后手应对依旧不温不火，这让跟严池集一样同是皇亲国戚的陈望顿时有些刮目相看。寻常贫寒士子能够面见天颜，孔雀开屏都来不及，如范长后这般始终舒缓有度，殊为不易。状元李吉甫是辽东豪阔世族子弟，论诗赋，不如榜眼高亭树，论琴棋书画，更是远不如吴从先，所以朝野上下大多认为他这个有些木讷的状元郎名不副实。事实上在晋兰亭创办的诗社中，也少有听到李吉甫如何高谈阔论，只是前几日户部尚书白鹄开口跟翰林院借用李吉甫，才让人意识到李吉甫兴许不像表面那般不讨喜。今日一行人中唯一能够跟晋兰亭比官帽子大小的陈少保，就只与李吉甫聊了几句。吴从先原本想要不露痕迹地凑上去跟左散骑常侍混个熟脸，结果很快就冷场。

相比在场诸人，今日宋恪礼的现身最出人意料。称霸文坛数十载的宋家两夫子，可当不得“极尽哀荣”四字，死后谥号也都只算中下，宋恪礼当时更是从清贵翰林院下放到地方当县尉。越发熟稔官场规矩的晋兰亭就十分好奇，已经从高枝打落泥泞中去的宋家雏凤，怎能重返京城，是攀附了哪条伏线？宗室勋贵暂时还没有这份能耐，坦坦翁对宋家一向观感糟糕，导致一千张庐旧人都不会对宋恪礼有好脸色，也没听说中书令齐阳龙与宋家有什么交集。晋兰亭思索片刻，不得要领，也就懒得去计较。一个宋恪礼的起起伏伏注定无法影响大局，当年晋兰亭的确是要对同在翰林院当黄门郎的宋家嫡长孙主动示好，恨不得亲手送去几百刀自制招牌熟宣，可如今？侍郎大人都大可以对此人视而不见了。在公卿满堂的小朝会上，他晋三郎只能敬陪末座，只是“凤尾”，可在此时此地，却是当之无愧的凤头。随着翰林院在离阳朝廷水涨船高，礼部的地位也必然随之看涨，他日后执掌礼部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科举一事，届时礼部为主翰林院为辅，那他晋兰亭就会是祥符年间所有读书人的共同“座师”！

晋兰亭微笑着低头弯腰，俯视棋局，一只手扶在皇帝钦赐的腰间羊脂玉带上，一手悄悄紧握。

天下文脉在我手，何愁庙堂人脉？

吴从先可能是最在意棋局胜负的那个人，他神情复杂地看了眼那个与自己对弈多次的范长后，心思苦涩。春秋遗民范长后，字月天、号佛子，在祥州时就是他心头怎么拔都拔不去的那根刺。不管两人公开私下相处时如何相

谈甚欢，吴从先都知道自己既鄙夷此人又羡慕此人。鄙夷范长后无视科举，羡慕范长后犹如“有天人在侧，为其谋划”的高超棋力。在自己连败三大棋待诏国手前后，吴从先一次都没有提及这个范长后，但消息灵通的京城仍是很快知晓了祥州有个范十段。皇帝陛下在召范长后入京前，跟他有过一场气氛轻松的君臣问答，吴从先也只好硬着头皮说上一句言不由衷的“臣与那范月天，胜负参半”。可惜仍是阻止不了皇帝陛下的好奇心，尤其是他接连惨败给那个简直就是棋仙转世的孩子后，据晋三郎说天子几乎是每日一催礼部，询问那范十段何时入京。能有这份殊荣待遇，之前那位可是“吾曹不出如苍生何”的宰相大人啊。

当范长后才然一身入京后，吴从先当晚便去了驿馆，“语重心长”为范长后讲述了那名神童的棋风，“先手布局看似潦草，无心也无力，及中盘落枰，猛然变幻，恍惚如瓦砾废墟之地，骤起一座巍峨高楼，有居高临下狮子搏兔之势”。当然吴从先也清楚这类虚无缥缈的说法，说了等于没说，范长后听了以后根本没有用处。至于为何只说先手中盘而不说收官，倒不是吴从先有意藏私，而是吴从先与那孩子下棋，就没有多于两百手的棋局，最重脸皮清誉的吴从先根本就不好意思多说什么。

吴从先好不容易在京城一鸣惊人，怎会愿意范长后来太安城夺了自己的风头？巴不得范长后一败涂地。简单说来，当今棋坛强九国手吴从先可以输给那名传闻来自钦天监的天才少年，那如同世间顶尖武夫输给陆地神仙，不损声名，但他绝对不可以输给范长后太多，这就像李淳罡当年输给王仙芝，之后王仙芝输给徐凤年，输了一次，就彻底输了。

范长后下棋的“慢”，也仅是相对钦天监小书柜的疾如闪电。一个时辰后，当范长后连续“长考”十几手后，头一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下出了胜负手，那个满脸优哉游哉神色的孩子好像第一次看见对手，不再托着腮帮，不再左右张望，坐直了腰杆，但是不看棋局，而是直直盯住那位正在低头伸手卷起袖口的范长后。在场众人连吴从先都看不出这一手的全部精髓，其余一旁观战的看客自然更是如坠云雾，其中晋兰亭忍不住转头小声询问吴从先，后者也不敢妄言。

孙寅伸出双指揉了揉耳垂后，打了个哈欠。宋恪礼眯眼，紧紧抿起嘴唇。陈望则在细细打量那年少监正的神情变化。李吉甫则小心翼翼望向眉头

紧皱身体前倾的皇帝陛下。心思都放在棋盘上的严池集弯下腰，跟姐姐严东吴交头接耳。

如果加上神情自若的当局者范长后，不算皇帝赵篆、皇后严东吴和那位钦天监监正，那么今日翰林院青桐树下，有来自北凉道便多达四人：陈望、孙寅、严池集、晋兰亭。江南道有吴从先，广陵道则有范长后，两辽道有李吉甫，京城有宋恪礼。以此看来，似乎当今天子比先帝对北凉要更具胸襟。

皇帝饶有兴致地看着小书柜破天荒对某人露出恶狠狠的表情，打圆场道：“暂且封盘，你们俩稍后再战。小书柜，范长后，尽力将此棋下成千古名局。若是收官更加出彩，回头朕让宫中丹青圣手为你们作画留念。朕马上去要参加一个小朝会，去晚了，可是会被坦坦翁絮叨半天的。”

身穿紫袍官服的晋兰亭赶忙微微弓腰，为皇帝陛下和皇后娘娘让出一条道路。

皇帝牵着皇后的手，面带笑意离去，由严池集一人送行。晋兰亭作为礼部侍郎也要参与那满眼尽紫的小型朝会，只是皇帝不发话，他自然不好黏在皇帝身边，毕竟有狐假虎威之嫌。在那三位“一家人”率先离开后，他特意拉上吴从先走出翰林院走上一段路程。原本后者就在礼部观政，而且相比殿试名次更高却沉默寡言的李吉甫，晋兰亭更看好同是诗社骨干的吴从先，对已经在兵部出人头地的高亭树那更是高看一眼。

严东吴轻声道：“为何如此器重那范长后？”

皇帝转头对皇后眨了眨眼睛，悄悄说道：“下棋争胜，只是怡情小事，其实什么九段十段，于国何益？不过靖安王赵珣尚且有一位目盲棋士陆诒，我贵为一国之主，怎能没有一位范十段在身边？”

严东吴忍俊不禁道：“这也能恼气？陛下，你还是个孩子吗？”

皇帝一脸幽怨道：“难道我在你心中已经老了吗？”

严东吴记起身后还跟着弟弟严池集，轻轻咳嗽一声。皇帝哈哈大笑，不以为意，故意缓缓脚步，让这位在蓟北碰了一鼻子灰憋了一肚子气的小舅子跟上后，才轻声安慰道：“蓟北的事情，朕也不劝你什么，只想让你不要急。听你姐说你不愿意在兵部待下去了，想去哪里？礼部，还是吏部？”

严东吴正要说话，皇帝微微加重力道握住她的手，她只好把话咽回肚子。

严池集显然有些畏惧那个越来越有威严的姐姐，犹豫了一下才小声道：“陛下，微臣想要来翰林院，这里书多。”

皇帝瞪眼道：“没外人的时候，喊姐夫！不过来翰林院没问题，但是从小黄门郎做起，否则我倒是无所谓让你做大黄门。你脾气过于温和了，又是什么都不愿意去争的性子，肯定要被许多老前辈排挤冷落的。那些上了岁数的老文人，跟六部官员不太一样，可不管你是什么国舅。”

严池集嗯了一声。

皇帝转头对严东吴笑意温柔道：“你们姐弟多聊聊，我这个外人啊，就不碍眼喽。”

等到皇帝在本朝宦官第一人的宋堂禄陪同下渐行渐远，严东吴低声问道：“为什么没有把我交给你的东西还给那个人。”

严池集脸色微白，心虚道：“我没见着凤哥儿啊。”

她厉声道：“闭嘴！”

身体一颤的严池集小心翼翼问道：“要不然我偷偷销毁掉？”

严东吴几乎是瞬间勃然大怒，然后竭力压抑住火气，脸色阴晴不定，最终咬牙道：“藏好！”

严池集垂头丧气。

严东吴平复心情后，语气放缓，赞赏道：“你方才没有说要去礼部和吏部，很好。”

严东吴跟这个弟弟面对面站着，帮他拢了拢衣襟领口，轻轻道：“你要记住一件事，文正、文忠、文恭，此三文美谥，必出于翰林院！”

严池集怯生生道：“姐，我没想那么多，真的。”

严东吴弯曲双指，在这个弟弟额头敲了一下，有了些笑颜：“你啊，傻人有傻福。”

严池集欲言又止，严东吴显然猜出了他心中所想，摇头道：“宫里头的事情，你别管。回去吧，我有一种直觉，现在那座院子里的那几个年轻人，会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皇后娘娘不再说话了，抬头望着太阳，耀眼，所以有些刺眼。

严池集回到院子，在青桐树下，那孩子正冷着脸问道：“你跟谁学棋？”

范长后微笑道：“自四岁起，便与古谱古人学棋。”

孩子指着棋盘上那最后一手棋：“古人可下不出这一手！”

范长后平静道：“我辈今人不胜古人，有何颜面见后人？与古人学棋不假，但轮到自己下棋，不可坐困千古。”

孩子冷哼一声，瞥了眼棋盘残局：“若不是钦天监发生那场变故，我心不在焉，今天都不会给你下出什么胜负手的机会！明天你来钦天监摘星阁！”

范长后不置可否。

老气横秋的孩子大步跑着离开，只有这个时候，才有点他那个年纪该有的稚气。

自幼就在钦天监的小书柜屁颠屁颠一路快跑，好不容易才找到那位最是心生亲近的皇后娘娘。与跟人下棋时的气势凌人截然相反，他见着了严东昊是满脸稚嫩笑容，就像一个小孩遇见了疼爱自己的姐姐。

严东昊揉了揉小书柜的脑袋，怜惜道：“难为你了。钦天监遭此剧变，陛下还要你跟人下棋，回头我帮你骂他几句。”

在前不久那场严密封锁的变故中，仅是战死的护卫就有八百多人，大多是武艺高强的禁军锐士不说，还有几十位悬佩有锦鲤鱼袋的高手。尤其是后者，在先前护送“某物”前往广陵道途中，一百多名被朝廷刑部招安的江湖顶尖草莽，全部神秘阵亡，赵勾已经遭受重创，这一次折损无异于雪上加霜。但比起真正的损失，钦天监内炼气士的死绝，那就是根本都不算什么了。

这些世人所谓的神仙中人，不乏指玄神通的高手，更对离阳朝廷有着不可或缺的功效。他们的存在，本身就是一种可以象征天道威严的恢宏震慑。

皇帝，是天命所归之人，故而奉天承运。

结果，离阳北派扶龙炼气士，在那场血腥战事中，死得一千二净！

对围棋一事素来视为“闲余小道”的当今天子，为何会仓促搬迁翰林院？又为何亲自为范十段范长后造势？还是因为想要转移臣子视线，尽力压下那场波及整座京城的动荡涟漪？

严东昊更是亲眼见到温文尔雅的“四皇子”，把自己关在御书房内整整一宿。等他出来的时候，连大太监宋堂禄尚且不敢靠近，是她不得不亲自上前，为其包扎那鲜血淋漓的左手。

小书柜摇头道：“监正爷爷说过，人都是要死的，我不伤心。如果不是我还必须要替监正爷爷跟某个人下三局棋，就算我死在那里，也无所谓。”

然后孩子在心中默念道，虽然那老头儿死了，但他的徒弟也许已经出现了。

这件事情，他不会告诉任何人，哪怕是皇后姐姐。

严东吴气笑道：“不许说晦气话了，你才多大点的孩子，好好活着。”

小书柜嘿嘿笑道：“我想吃桂花糕了。”

严东吴牵起他的小手，走在皇宫内：“那得等到秋天呢，所以啊，更要好好活着。”

翰林院中，当严池集走近后，发现气氛有些微妙。官阶最高的陈望与李吉甫站在一旁闲聊着，那个曾经在国子监舌战群儒的狂士孙寅趴在石桌上，十段国手范长后在为其详细复盘。

严池集本来都已经停下脚步，突然发现形单影只的宋恪礼朝自己笑了笑，严池集会心一笑，走上前去。

祥符二年春，这一日，这座小院内，有六人。

陈望，孙寅，宋恪礼，范长后，李吉甫，严池集。

幽州长庚城三里外的一座驿站，一位披有厚裘以御风寒的年轻人站在路旁，身边站着个孩子，正蘸着口水翻阅一部泛黄书籍。北凉道的驿路两侧多植槐柳，但是这条驿道却有些不同，只有“知闰知秋”的梧桐。据说这里头大有讲究门道，当年大将军徐骁封王就藩，长庚城的富豪为了讨好这位号称杀人不眨眼的人屠，专门换上了近千棵绿意森森的梧桐树，只因为世子殿下名字里有个凤字，“凤非梧桐不栖”嘛。可惜大军绕道继续西行，徐骁根本就没有入城，让那些割肉的豪绅一顿好是尴尬，不过随着世子殿下世袭罔替北凉王后，新凉王的心腹皇甫桢又升任幽州将军，成了长庚城的主人，于是那些老人就乐了，隔三岔五就跟后辈们炫耀自己是如何如何有先见之明。去年怀化大将军钟洪武坐镇的陵州官场翻天覆地，幽州却得以相安无事，这些个老头子就更是得意非凡了，而且皇甫桢也的确对这拨老人的家族颇多照拂，时下长庚城就有一个“溜须拍马，二十年都不晚”的有趣说法了。

远方驿路上扬起阵阵尘土，马蹄声越来越近，年轻人收起思绪。当为首一骑身穿北凉境内罕见的紫袍官服——要知道京紫不如地绯，说的就是紫袍京官的权柄不如身穿绯袍却能牧守一地的地方官员——那位封疆大吏翻身下马就要下跪时，年轻人笑着摆手道：“急着赶路，免了。上车说话。”

来者正是幽州将军皇甫桢，能让他跪拜的当然也就只有北凉王徐凤年

了。两人坐入马车厢内，徐凤年的大徒弟余地龙小心翼翼收起那本册子，做起了车夫。背负长匣的剑道宗师糜奉节和腰佩凉刀的死士樊小柴，这两位高手分别护驾在马车左右。徐凤年跟皇甫桺相对而坐，只是一个随意盘腿，一个跪坐得一丝不苟。皇甫桺请罪道：“让王爷久等了。”

徐凤年没有说话，皇甫桺也清楚那套官场应酬只会让眼前这个人反感，立即说道：“根据最新谍报，渗入幽州境内的朱鼯提竿、捕蜓郎和捉蝶女都已斩杀殆尽，北莽江湖高手除了六人不知所终外，其余都已处理干净。策反的两人中，其中一人用以钓出那六条漏网之鱼，另一人用作暗棋遣返北莽。”

徐凤年点了点头，他并不会掺和具体事务，对褚禄山苦心经营起来的拂水房更不会去指手画脚，所以转移话题问道：“徐偃兵那边如何了？”

皇甫桺答道：“还在追杀途中。当时截杀燕文鸾的十人，除去铁骑儿、口渴儿当场毙命外，其余八人一起向北逃窜。六日前，提兵山峰主榦亦刺率先被其余高手当作弃子，为徐偃兵杀于凤起关。四日前，北莽魔头阿合马死在幽州边境以北三十里处，但也成功拖住了徐偃兵，好在三天前观音宗炼气士发现蛛丝马迹，才发现那六人竟然折回了幽州西北的射流郡，差点就给他们逃脱，两天前又有两大北莽高手死在徐偃兵枪下。”

徐凤年轻声笑道：“那就只剩下公主坟小念头、大乐府，那个听说是朱鼯李密弼的老相好，还有继剑气近黄青之后最有希望成为剑仙的铁木迭儿。十大顶尖高手联袂出动，而且之前机关算尽，到头来落得这么个凄凉下场，恐怕那老妪和李密弼都想不到吧。对了，传言铁木迭儿很年轻，北莽江湖一直说他是草原上的邓太阿，而且在逃亡途中境界暴涨，不但迅速晋升指玄，凤起关最后一剑还有了几分剑仙风采，是不是真的？”

皇甫桺点头道：“铁木迭儿与其他境界停滞的北莽高手不同，武道修为一日千里，几乎每经历一场死战就有收获。谍报上记录此人年岁至多二十八，中等身材，但腋下长癣，似龙鳞，传言身具真龙气相。”

说到这里，皇甫桺讥笑道：“铁木迭儿祖上确是草原雄主，大奉王朝最后那点元气就是被他祖辈给折腾没了，至于腋下生有龙鳞一说，想来是好事者的无稽之谈。”

徐凤年摇头道：“没那么简单，黄青死后的气数既然没有给一截柳，那就是到了铁木迭儿身上，说不定铜人师祖的那份也给了他。”